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CHISO 青少年出版社
SINCE 195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CHISO 青少年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SINCE 19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性的呼唤/(美)杰克·伦敦著;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
展中心编.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9.8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ISBN 978-7-5371-7549-4

I. 野… II. ①杰…②北…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
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7431 号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野性的呼唤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8300498)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10×960 毫米 16 开 11 印张 110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978-7-5371-7549-4

定价: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导 读

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作家。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父亲是破产的农民,他自幼就以出卖体力为生。杰克·伦敦曾一度进入大学学习。他写了19部长篇小说,150篇短篇小说和故事,3部剧本,以及论文、特写等。他的成名之作是1900至1902年发表的《狼的儿子》等3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描写动物的小说《野性的呼唤》《白牙》被认为是卓越的作品。到后期,他逐渐脱离社会斗争,追求个人享受。1913以后,他因经济上的挫折和家庭纠纷,精神受到严重打击,经常酗酒,1916年11月22日服毒自杀。

《野性的呼唤》是杰克·伦敦的成名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条狗,名叫巴克。整个故事以阿拉斯加淘金热为背景,讲述了在北方险恶的环境下,巴克为了生存,如何从一条驯化的南方狗退化到似狗非狗、似狼非狼的野蛮状态的过程。巴克是一条硕大无比的杂交狗,它被人从南方主人家偷出来卖掉,几经周折后开始踏上淘金的道路,成为一条拉雪橇的苦役犬。在残酷的驯服过程中,它意识到了公正与自然的法则;恶劣的生存环境让它懂得了狡猾与欺诈,后来它自己将狡猾与欺诈发挥到了让人望尘莫及的地步;经过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它最后终于确立了领头狗的地位。在艰辛的拉雪橇途中,主人几经调换,巴克与最后一位主人结下了难分难舍的深情厚谊。这位主人曾将它从极端繁重的苦役中解救出来,而它又多次营救了它的主人。最后,在它热爱的主人惨遭不幸后,它便走向了荒野,响应它这一路上多次聆听到的、非常向往的那种野性的呼唤。

虽然巴克只是一条狗,但是它的艰苦卓绝的道路,反映了作家所生活的时代中个人奋斗的真谛。这也是当时处于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美国社会所盛行的自然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它反映了达尔文的自然环境下的适

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思想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中的社会选择观。在这条道路上,在如此险恶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下,只有精英与超人,如小说中的巴克那样的物种,才有生存的可能。小说的第二章中写道:“(巴克)这第一次的偷盗标志着它适合在险恶的北国环境里生存。这标志着它的适应性极强,标志着它具有使自己顺应条件变化的能力,缺乏这样的能力,就意味着迅速而悲惨的死亡。而且,这还标志着它的道德本性的衰退或分崩离析,这种道德本性在无情的生存竞争中成了一种虚荣和一种障碍。”

另一篇小说《白牙》的背景是加拿大西北边陲的冰封地带。这是一部动物描写小说,发表于1906年。作者以寒冷的加拿大北极地区为背景,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一条诞生于荒野的混血狼狗,在几个月大时,由母狼带着从荒野世界回归到人类生活中来,由狼变成狗的故事。在《白牙》中,杰克·伦敦一反《荒野的呼唤》的故事,叙述了一只幼狼如何从荒野中进入人类的文明世界。有趣而值得注意的是,杰克·伦敦所塑造的动物英雄,往往比它们所遇见的人们高贵而值得尊敬。



目 录

野性的呼唤	1
第一章 回归原始	1
第二章 大棒和狗牙的法律	8
第三章 超群的原始兽	14
第四章 谁赢得了支配权	23
第五章 苦难的征程	29
第六章 为了一个人的爱	39
第七章 呼唤之声	47
白牙	60
第一章 不祥之兆	60
第二章 大敌当前	64
第三章 生死之战	70
第四章 夺偶之战	76
第五章 家园	81
第六章 灰仔	86
第七章 初试锋芒	88
第八章 弱肉强食	94
第九章 造火者	97
第十章 桎梏	102
第十一章 仇视	106
第十二章 迷途知返	109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野性的呼唤

第十三章	契约	111
第十四章	饥荒	115
第十五章	众矢之的	120
第十六章	易主	125
第十七章	斗技	129
第十八章	死亡之战	132
第十九章	桀骜不驯	138
第二十章	遇赦	141
第二十一章	背井离乡	149
第二十二章	不速之客	152
第二十三章	神的世界	156
第二十四章	爱意浓浓	162
第二十五章	功成名就	165



野性的呼唤

第一章 回归原始

远古的渴望，流动地跳越在习俗的链条上，一阵阵地焦急躁动；在冬天的睡梦中，又醒来了那野性的情愫。

巴克没有读报，否则它就会知道麻烦事正在向它走来。这麻烦不单单是它自己的，而是所有的从普格特·桑德地区到圣·迪戈地区，在这些水位受潮汐影响的沿海低洼地区里的狗都会有的麻烦。这些地区里的狗肌肉强健，全身毛发又长又暖和。麻烦的形成是因为这个地区里的人们在北极圈的隐秘地区一直在探寻，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黄色的金属。还因为蒸汽轮船公司和运输公司也正轰鸣着在寻找。而成千上万的人们正在冲进北极圈，这些人需要大量的狗，他们还都要大狗。这些狗要肌肉发达，能干苦役，厚厚的皮毛要能给它们自己防寒。

巴克住在太阳能亲吻到的桑塔·克拉拉山谷的一所大房子里。这房子是一位磨坊主兼法官的。门前有条大道，树荫遮住了房子的一半，透过树荫往里看去，能看到围着房子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房子紧靠着砂石铺就的大车道，大车道从纵横交错的白杨树下穿过了宽广的草地。房后的白杨树要比房前的繁茂得多。这里有个巨大的马厩，有十几个马夫和男仆管理着。一排排爬满葡萄树的雇工住屋，无边无际有秩序地排列开来。长长的葡萄林下是绿色的牧场、果园和种干果的小块土地。还有一座自流水井的泵房，泵房前有个很大的水泥槽。磨坊主兼法官的伙计们早上将水管子插到井里，凉水就一直流到下午天热的时候。

这一大片领域都是由巴克统治的。它出生在这里，它在这里已经生活四年了。是的，这里还有别的狗，但是别的狗没有这么大的地盘，它们根本就不算什么。它们只是来来去去地行走着，成群结队地住在狗窝里。它们不是在观看日本哈巴狗“图茨”的时兴表演后躲在屋子的阴凉处休息，就是像墨西哥狗“伊斯拜儿”一样，罕见地将鼻子伸出屋外，再干脆就支起前腿坐在地上。另外还有一些像狐狸似的小型矮腿家犬，加起来至少有二十多只，“图茨”和“伊斯拜儿”只要在窗口上向它们看上一眼，它们就害怕地大叫起来，于是一大群拿着扫帚





和拖把的女仆就过来保护它们。

但是巴克既不是家犬也不是窝里的狗，这整个领域都是它的。它不是一头扎进游泳池里去找法官的儿子们，就是保护着法官的女儿莫丽和艾丽斯在漫长的黄昏中和早早的黎明里散步。在寒冷的冬夜里，它躺在法官的脚下，在熊熊的大火前吼叫，它把法官的孙子们驮在背上在草地上打滚；它护着它们穿过荒芜的旷野走到马厩边的泉水旁，甚至越过泉水来到那一小块一小块的小牧场里，还走到种干果的小块土地里。在那些矮腿狗群中，它专横而骄傲地走着，而对“图茨”和“伊斯拜儿”，它根本就不睬不问。——因为它是王，它在磨房主兼法官的地盘上统治着一切爬着的和飞着的东西，就连某些人也包括在内。

它的父亲“艾尔莫”是一条巨大的圣伯纳犬，一直是老法官离不开的伙伴。巴克现在正走着它父亲的老路，只是它没有它父亲那么重——它只有 140 磅，它母亲是一条苏格兰牧羊犬。140 磅的体重是得益于优裕的生活和普遍受尊敬的结果，这使得它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王者之气。在它幼犬期的这四年里，它一直都过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生活，它自我感觉非常高傲。它曾经是一个为琐事而操心的利己主义者，有时就像那些狭隘保守的乡村绅士一样。可是它已经挽救了它自己，不至于变成一条纵容娇惯的家犬。打猎和类似户外的那些嗜好使脂肪积聚了下来，使它的肌肉变得更结实。对它来说，那些冷水浴，那种对水的热爱，一直都是一直使身心愉快的、有益健康的东西。

这就是巴克 1897 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当时克朗代克人的罢工把全世界的人都吸引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巴克没有读报，它不知道曼纽儿要给它做点事儿了。这个曼纽儿是个护院人的助手，一个不怎么对它有心思的熟人。他有一个讨厌的毛病，爱赌钱，但他却又太老实、太守规矩，这就使得他必然要受到各方面的责备。因为要玩赢钱的把戏，一个护院人助手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的，况且他还有老婆和那么一大群孩子要他养活呢。

那时法官正在葡萄协会里开会，仆人们也忙着在组织一个运动俱乐部。那个曼纽儿，他太不忠厚了。就在那个难忘的晚上，没人看见他和巴克穿过了果园，而巴克自己也把这看成是一次散步。没人看见他们到了一个被称做“大学公园”的小旗站，只有一个孤独的男子例外。这个人曼纽儿谈了几句话，金币在他们中间叮当作响。“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拿走了，在你移交前就行。”那个陌生人粗鲁地说。曼纽儿拿了条粗绳把它绕在巴克衣领下的脖子上。

“用劲拧，你要把它弄窒息才行。”曼纽儿说，于是陌生人就哼哼地准备下手。巴克十分威严地接受了绳子。确定无疑的是，这是一个不怎么习惯的动作。但它已经习惯了要信任它所认识的人，它对他们的信任超出对它自己的信任。可是当绳子的两端捏在陌生人手里的时候，它就有点恐怖地叫了起来。它只是暗示了它的不愉快，在它骄傲的对人的信任中，这种暗示就是一种命令。可是使它奇怪的是，这条绳子紧紧地绕在它的脖子上使它的呼吸都快止住了。



在迅速的狂怒中，它扑向这个人。那人在中途迎击了它。那人紧紧地抓住了它的喉咙，灵巧地一拧，将它翻了个个，然后用绳子残忍地捆住了它。当巴克在凶残的狂怒中挣扎时，它的舌头懒洋洋地从嘴里伸了出来，它巨大的胸脯无用地喘着气。在它有生以来，从没有人这么卑贱地对待过它，它也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地愤怒过。但是它的力气逐渐地衰弱了，它只能双目怒视着。

当火车沿着铁路开过来，两个人把它扔进行李车厢时，它知道一切都没用了。

接下来它朦朦胧胧地知道它的舌头受伤了。它被装进一节车厢里，又震、又晃、又摇。火车头沙哑的呼啸声告诉它，它已经走了很远很远。它随法官旅行得太多了，行李车上的晃动已经不怎么觉得了。它睁开双眼，扑入眼帘的是绑架它的那家伙无拘无束的愤怒。那家伙正反撬着它的喉咙，它使劲地甩起了头，爪子紧紧地抓住那个人的手，一直到它的感官又一次被窒息了才松开了它。

“你……你有种！”那人说着把被它抓烂的手藏在身后。押运员已被这边挣扎的响声吸引了过来，“我把它带上去交给费兰西克老板，那里有一流的狗大夫，能把它的舌头治好的。”

由于要关注那天的行程，那人坐在行李车后小屋子里的旧金山热水器上，嘴里一直都在滔滔不绝地自言自语着。

“我这次才弄了 50 只，”他愤愤不平地说，“还赚不到 1000 块钱。”他的手包着一块露血的手帕，右边的裤腿从膝盖以下全被撕破了。

“别的那些笨蛋们都弄了多少？”看大厅的人问。

“100 只，都是最低的价格。来，帮帮我，这只能值 150。”看大门的人大声地说：“它值，要不我就是个鳖。”

那人拆去了血崩带，看着划破了的手：“我不会得狂犬病吧？”

“都因为你爹是绞刑犯的刽子手！”看大门的人大笑着说，“来，过来再帮我一把。”

巴克眼花缭乱，喉咙和舌头无法忍受地疼痛，生命有一半都被勒死了。它试图勇敢地反抗折磨它的人，但它又被摔倒了，又被重新勒住了，直到他们成功地将一个厚厚的黄铜领圈套在它的脖子上，然后绳索才被拿走。巴克被猛地扔进了一个像笼子的条板箱里。

它躺在剩下的货堆上，度着难熬的夜，护理着它的愤怒和自尊。它不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要它干什么？这些奇怪的人！为什么他们一直把它关在这么个狭窄的条板箱里？它不知道为什么，但它感觉得到有种灾难正在向它走来，这种感觉一直压迫着它。

那天晚上，每当那小屋的门“咔哒”开了的时候，它都努力地蹬着腿，期望着能看到法官，或者至少也应该能看到那些孩子们。可是每一次都是大厅把门人那张膨胀的脸在微弱的灯光下凝视着它，并且每一次巴克从颤抖的喉咙里发出





的愉快的吠叫声，都是在那看门人野蛮的呻吟声中回旋缭绕。

大厅看门人一直让它独自呆在一处。

早晨，来了四个人抬起了条板箱。巴克认定他们都是些更多的来折磨它的人，因为他们看上去都像魔鬼似的，穿着又破又烂。它愤怒地在条板箱里向他们狂叫，咬着他们伸过来的棍子。他们只是笑笑，用棍子戳着它。它敏捷地用牙咬着戳过来的棍子，直到意识到这正好是他们所需要的。最后，它只好邈里邈遏地躺下来允许条板箱被抬到货车上，然后它和那个装它的条板箱就开始从人们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快车办公室的职员们负责皇着它，它被装进了另一节货车里。这是一辆卡车，箱子和包裹混装在一起。这辆卡车开上了一艘小轮船，又从小轮船上开了下来，开到了一个大的铁路车站。最后，它又被装上了一辆邮政快车。

两天两夜里，这辆邮政快车迎着沿途尖声高叫的机车声向前开着。两天两夜里，巴克既没吃也没喝。一怒之下，它把第一次遇见邮车的送信人咆哮了一阵，而那些送信人就把逗引它作为对它的报复。它猛地冲向条板箱，哆嗦着、狂叫着。他们就嘲笑它，他们就像对待那些讨人嫌的狗一样对它大喊着，呜呜地向它叫着。他们跳着，轻轻地拍着他们的胸脯，互相挤来挤去。它知道，它太愚蠢了。他们对它的体面和威严极尽嘲弄、侮辱。于是它就越来越愤怒，它一点儿都不在乎它是那么饥饿，但水的缺少却使它遭受到很大的痛苦，这就更增大了它狂暴的愤怒。因此，高度的冲动和极端的敏感，使它猛地一下子陷进了一种热病之中，而这种热病又加重了它喉咙和舌头发烧似的疼痛。

它高兴的是，它的脖子上不再有绳索了。那玩意儿曾不公平地给了那些人一个好处，但现在那玩意儿不在了。它要显示给他们看，他们将再也不能给它的脖子系什么绳索了。脖子上一有那玩意儿，它马上就被解决了。

两天两夜了，它既没吃也没喝。但在这痛苦的两天两夜里，它积累了所有的愤怒，不管是谁第一个侮辱了它，它都要狠狠地报复他。它的双眼里充满了要迸发出来的血，它愤怒得都要变态了，它要变成一个魔鬼，这样的变化将使法官本人都不能认出它来。

邮车的邮差们平静而又安稳地呼吸着，他们在西雅图把它绑着离开了火车。

四个人小心谨慎地把木板箱从货车上抬了下来，抬进了一所四周都是高墙的小院子的后面。一个穿着红毛衣，毛衣上有着又宽又松领子的壮汉走了出来，他给司机在本子上签了字。这个人巴克一眼就看清了他，他就是下一个要折磨它的人。就是这个人猛地把它扔到了酒店的柜台前，这人残忍地笑着，手里拿着一把斧子和一根棍子。

“你现在就要把它放出来？”司机问。

“对！”这人答道，一下把斧子劈在条板箱上，向里面张望着。





把它抬进来的那四个人一下子散开了,为了安全他们爬到了墙上,他们准备看巴克有什么表演。

巴克一下子咬住了那块裂开了的木头,和木头滚在了一起。不管斧子落在了箱子的哪里,它都在箱子的那里咆哮着,它狂怒焦虑地想早点出来。一开始那个红毛衣还想平静地让它出来,这时也焦急地想让它早点出来。

“你这个红眼的魔鬼!”当他把木箱弄得足够巴克的身子出来的时候,他说。与此同时,他把斧子扔到了一边顺手抄起了棍子。

巴克确实是个红眼睛的魔鬼了。它浑身充满力气跳了出来,毛发竖起,嘴里吐着白沫,充血的眼睛里闪着疯狂的光。它用它 140 磅重的狂怒向这个红毛衣进攻,宣泄着两天两夜来被监禁起来的情绪。

半空中,就在它的爪子就要扑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它受到了猛地一击,这一击阻止了它身体的向前。它的所有牙齿就像被一只令人苦恼的夹子夹住了似的挤在了一起。它在空中转了一圈,落在了地上。

在它的一生中,它从没遇到过棒子的攻击,它也不理解棒子。随着一声咆哮、一声尖叫,它又重新站了起来,跃起到空中。又一次,那种打击来了,它又被击溃到地上。这次它明白了,原来是那根棒子。但它的疯狂使它失去了理智,它一次又一次地进攻着,那根棒子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它的进攻,把它击落到地上。

在一次特别激烈的攻击之后,它趴到地上,眼花缭乱地不敢再往前冲了。它摇摇摆摆,一瘸一拐地,血从鼻子里、嘴里、耳朵里流了出来。它美丽的皮毛上泛起了一层浪花,到处是血污和口水的斑点。

这时,红毛衣走上前来,盘算着在它的鼻子上再来了一次猛烈的击打。它受到的所有的疼痛都不能和这一次剧烈的惨痛相比较。随着一声几乎是雄狮般惨烈地吼叫,它又一次猛扑向了这个人。可是这人左右挥舞着棒子,冷静地抓住了它的下颚,同时向下向后一拧。巴克在空中划了一个漂亮的圆圈,又转了半圈,然后头和胸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它又最后冲了一次,这人敏捷地又向它一击,故意把它长时间地压住。巴克垮了下来,完全没有了进攻的意识。

“我要说的是,”墙上一个人热心地喊着,“它不是个脓包。”

司机笑着说:“比警犬还厉害!”他爬上货车,开着车走了。

巴克又恢复了意识,但它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它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穿红毛线衣的男子。

“名副其实,它太适合叫巴克这个名字了。”这人自言自语地念着大厅看门人的信。信上列举了条板箱里货品的清单。“对,巴克,我的孩子。”他接着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不打不成交!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做好朋友,你已经知道了你的位置。我呢,也知道了我的位置。做一条好狗吧,一切都会好的。要





是当一条坏狗呢，我就要用鞭子抽你，明白了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毫不惧怕地拍打着他刚才如此残忍地乱打的狗头。虽然巴克的毛发在那只手触摸时又下意识地竖了起来，但它忍耐着没有发作出来。这个人给它拿来了水，它开心地喝着。后来它那人慷慨递过来的大块大块的生肉，一块一块的面包。

它被揍了一顿，它知道了这一点，但它没有被打得彻底趴下。它明白，只此一次（最后一次），对拿着大棒的人它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它已经学习了这一课，在它以后的生命里，它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课。那根棒子是个启示，它介绍了最原始的统治的法律。巴克是在生命的半途之中才认识到这一点的，生命的现实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景象。当它面对这种景象不能退缩时，它就要带着它所潜伏着的被自然唤起的狡猾来对待它。

随着一天天地过去，又来了很多狗。有在条板箱里的，有用绳子拴着的；有的很驯服，有的很狂怒，像它刚来时一样地咆哮着。一个一个地，它看到它们都由那个穿红毛衣的人做主。一遍又一遍地，当它看着那些野蛮的表演时，巴克的课程真是上到家了，真是上到它的心坎里骨髓里了：拿着棒子的人是法律的制定者，是要服从主人的，虽然没有必要要他来抚慰你。但从此以后，巴克再没有犯罪。可它也确实看见了，那些挨过打的狗向这个人献媚、摇尾乞怜、舔着他的手。但它还看到一只狗，既不妩媚又不服从，最后在为争夺控制权的争斗中，被活活打死了。时不时地人们不断地出现，有很多陌生人。他们激动地、甜言蜜语地用各种时髦的方式和这个穿红毛衣的人说话。同样，一次又一次地，钱在他们之间交换着，陌生人走时带走了一只又一只的狗。巴克十分想知道，那些狗都去了哪里？因为它们再也没有回来。可是对将来的恐惧强烈地压迫着它，因此每次它没有被选中，每次都使它很高兴。

但是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终于，一个相貌猥琐的人吵架似的说着蹩脚的英语，奇怪而生疏地大呼小叫着巴克听不懂的话：“该死的贱货！”他喊着，目光在巴克身上闪着。“这不是一条挨千刀的烈狗吗？嗯？多少钱？”

“三百。现钱！”穿红毛衣的人快嘴答道，“看看，这是政府定的价。你不要走近它！可凶了，波罗特！”

波罗特龇牙咧嘴地笑了，考虑着这种不合理的冲天的狗价。买这么好的一条狗，这个价还是公平的。加拿大政府可不是随便丢东西的主，他们的公文要是履行起来那可不能慢。波罗特了解狗，他一看见巴克就知道它是一只千里挑一的狗。“千里挑一的狗哇！”他神经质地评论着。

巴克又看见钱在他们之间交换了。当那位好性子的狗“新大陆发现者”柯利和它一起被这位小个子的猥猥琐琐的小男人领走的时候，它一点儿都不吃惊。这是它最后一次看见穿红毛衣的人。而当柯利和它被拉到纳威儿号的甲板上，又回到西雅图时，这也是它最后一眼看见温暖的南方大地。





柯利和巴克被波罗特带了去,又交给了一个叫费兰克斯的黑脸大汉。波罗特是一个法裔加拿大人,很黑。但费兰克斯却是个法裔,有四分之一加拿大血统的人,比他还要黑一倍。他们对巴克来说是新类型的人。(巴克命中注定要见到更多的这种类型的人。)随着和他们的接触,虽说谈不上爱他们吧,但巴克还是很公正地增长了对他们的尊敬。它渐渐地知道了波罗特和费兰克斯都是很好的人,平易近人而又公正无私。对待狗,也很聪明,不会被狗所愚弄。

在纳威儿号的甲板上,巴克和柯利加入到另两条狗的中间。那两条狗中有一条很大,浑身雪白,这家伙是纳威儿号捕鲸船的船长在北冰洋上的斯佩茨伯格群岛买来的(就叫它斯佩茨吧),它后来还陪伴着一个地质调查队到过加拿大北部冻土带的伯瑞岛。它很友好(用一种不忠实的叛逆的方式),当它沉思某种卑鄙诡计时,它就把笑容刻在脸上。比方说,第一次吃饭时,它就偷吃了巴克的食物。而巴克跳起来要惩治它时,费兰克斯的皮鞭在空中响起,先落在那个偷食者的身上,却没有落在巴克身上什么,只是令巴克的皮肤紧张了一下。这就是费兰克斯的公平。巴克这样判断着,这个混血儿开始受到巴克的尊敬了。

另一条狗没什么冒险的行动,因此也就没什么可说的。它并不企图偷吃新来者的东西,它是一个悲观的、愁眉苦脸的家伙,它直截了当地给柯利表明了它最大的愿望就是独自走开。进一步说,如果它不独自走开,那就要有麻烦。它叫戴夫,它不停地吃、睡、打哈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在纳威尔号渡过加拿大西部沙罗特王后群岛时,船身那样的震动、那样的颠簸、那样的跳跃,它还是像一个不能如愿的、一心要保持平静的东西躺在那里。当时巴克和柯利都变得激动了起来,这激动有一半是充满了恐怖的疯狂。而那个戴夫,好像没什么似的,仅仅是抬起了头,用一种无所谓的目光,随意地看看它们,打了一个哈欠,又睡觉去了。

日日夜夜,纳威尔号在不屈不挠的推进器的跳动中颠簸前进着。虽然今天和昨天一样,但巴克还是感觉到了天气越来越冷。最后一天早晨,推进器安静了,纳威尔号沉浸在一种激动的气氛中。巴克感到了这一点,别的狗也感到了这一点,都知道随时要发生变化了。

费兰克斯用皮带绑住了它们,把它们带到了甲板上。一接触到冷空气,巴克的四脚就陷进了一种白色的、像泥土的糊状东西中。它喷着鼻子向回跳着,那种白色的像毛制品的东西向下落得更多了。它抖擞着全身,可更多的又落在了它的身上。它好奇地闻闻那东西,然后用舌头舔起了一些,舌头是像火一样的感觉,可那感觉马上就没有了。这使它很迷惑,它又试了一次,还和刚才一样,都是同样的结果。旁观者吵吵闹闹地大笑着。它感觉到很是羞耻。它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它第一次见到雪。





第二章 大棒和狗牙的法律



巴克在戴伊海滨的第一天就像一场噩梦，每个小时都充满着震惊和激动，它从文明的心脏地区一下子跳到了原始荒漠的漩涡之中。这里没有懒惰，这里阳光灿烂，但这里除了闲荡和被讨厌外再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做。这里没有和平、没有休息、没有片刻的安全，一切都混乱不堪，都需要行动。在这里，每分钟生命和肢体都处在危险之中，都有一种强烈的需要，要时刻不断地保持机敏。因为这里的狗和人们不是城里的狗和人们，它们都是些野蛮的狗和野蛮的人，都是些不知法律为何物，只认大棒和狗牙的人们和狗。

它从没见过狗和狗之间的战斗会像那些只有具备狼性的东西之间的战斗那样的惨烈。它的第一次这样的经历就教给了它永不会忘记的一课。现在看起来这都是真的，但当时的认识却并非如此，别的什么经历都将不会像这次经历可以从中得到教诲。这次经历的牺牲者是柯利。

它们在木材场附近宿营，在那里柯利用友好的方式和一只身材丰满如狼的壮狗接近。那狗的身材不及柯利的一半。没有任何预兆，只是像闪电一样地一跳，一副似金属夹子一般的狗牙只是那么一闪，柯利的脸上就从眼部到下颚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是只有狼才会有的作战方式。

还有比这更凶的，三四十只壮狗奔跑过来围住了正在作战的这两只狗，深怀敌意地、默默地把它们围成了一个圈。巴克一点都不了解它们这种热切的击败对手的方式。柯利冲向了它的敌手，那狗跳了起来躲向一边。柯利第二次又向它的胸脯冲去，那狗一个漂亮地翻滚，又使柯利扑了空。但柯利却再也没有把脚落在地上。这正是等在旁边的那些壮狗们所期待的，它们一下子围了过来，嚎着、吼着……柯利被埋葬了，它愤怒而凄惨地尖叫着，在那些毛发竖起，有着强健体魄的狗的下面……

就是那么快、就是那么出人意料，以至于巴克都退后了一步。它看到斯佩茨用它那特有的方式伸出深红色的舌头笑着，它看到费兰克斯挥着一把斧头跳进了乱哄哄的狗群中，三个拿大棒的男子也过来帮助他，他们驱散了那些狗。这没用多少时间，最多两分钟，柯利就倒下了。它的最后的一批凶手被大棒轰走了，柯利却躺在了那里，它的腿断了，无声无息的生命之躯浸泡在血泊之中，殷红的鲜血渗透了皑皑大地，它的躯体用不着想象已被撕成了碎片。黑皮肤的混血儿站在柯利的尸体旁边愤怒地咒骂着。这个场景经常在巴克的睡梦中显现。这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公平可说。一旦倒下了，那就是你的末日。对，巴克可以去看这个场景，但巴克决不能倒下。



斯佩茨吐出舌头又笑了,从这一刻起巴克就恨上了它,带着痛苦,带着不死的仇恨。

柯利的惨死对它的打击还没有过去,巴克又遭受了另一次打击:费兰克斯用皮带和扣子把它牢牢地捆绑了起来。这是一套枷锁,这种枷锁它见过。在南方的家里,那些鹅就是这样被绑在马背上的。

就像它曾见到过的马是怎样干活儿的一样,巴克也被派上了这种活儿:用小雪橇拉着费兰克斯去远在山谷边的森林里,回来时拉着一雪橇木头。它的骄傲的自尊虽说被当做了一般的“动物特遣队”所驱使而受到了伤害,但它还是很聪明的没有反抗,它用一种意志力弯下腰去尽力奔跑。这种工作对它来说完全是崭新的、陌生的,而费兰克斯又是严厉的、苛刻的,他随时都要求忠顺和听话。鞭子的优越性就是能不间断地收到这种忠顺和听话。戴夫是一个富有经验的雪橇掌舵者,无论巴克何时有了过失,它都只是轻轻咬一下它的后背。斯佩茨是狗队的队长,也很有经验。它总是不能理解巴克,它尖声咆哮着、时不时地责备着,或者狡猾地、自以为是地把巴克拉回到它想让它走在的路上。巴克很容易就学会了这一点,在付了一定的代价后,它联络了另两名伙伴,使得费兰克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节日前夜返回营地时,巴克已经很明白了:“号、号”就是停,“马时、马时”就是向前冲,拐弯时要绕个大圈子,而当负重的小雪橇滑下山坡紧跟在它们的后爪子时,一定要使掌舵的狗视野很清楚。

“真是三条好狗啊!”费兰克斯告诉波罗特,“该死的巴克,真行!像座山一样,想让它多快就多快。”

到中午时分,波罗特沿着去的地方急急忙忙地回来了,还带来了两条狗。他叫它们比利和乔。这兄弟俩都很强壮,虽是一母所生,但性格却黑白分明。比利的缺点就是它有一副过分的好性子。而乔正好相反,脾气很坏,经常都在想着什么,不断地乱吼乱叫,还有一双恶毒的眼睛。巴克同志正式地接待了它们,戴夫对它们不理不睬。而斯佩茨,则先是打败了一个,接着又想战胜另一个。比利息事宁人地摇着尾巴,发现自己的忍让无济于事干脆就跑开了。可斯佩茨的利牙还是咬住了它的侧身,比利也只是叫着、忍让着。但是乔却不行,不管斯佩茨如何地转圈,乔都蹬着后腿正面对着它,跟着它一起转圈。乔毛发竖起、耳朵后扬、嘴唇翻卷着、吼叫着、上下牙交错着随时要进行撕咬,双眼恶魔一般残忍地闪着凶光……整个身体充满了交战前的恐怖和紧张。面对乔如此可怕的形象,斯佩茨被迫放弃了对它的惩戒。但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它就又转向那个并没招惹它、一直都在旁边悲叹的比利,将它一直欺侮到营地的边缘。

到了晚上,波罗特又弄来了一只狗。这狗看上去有点老,叫起来声音嘶哑,长长的身子贫弱而又憔悴,脸上有一块战斗留下来的伤疤,一只独眼闪着凶猛勇敢的光,一看就能引起尊敬。它叫索尔莱克斯,意思就是愤怒者。像戴夫一样,它什么也不要求、什么也不付出、什么也不期望。它慢慢行走的时候,心里





老在盘算着什么,甚至连斯佩茨也不敢招惹它。它有一个怪癖,巴克不幸还没有发觉,就是它不愿别的狗走近它瞎眼的那一边。就因为这个缘故,巴克无意中惹恼了它。当索尔莱克斯旋风般地扑向它,一口咬住了它肩膀上三寸深的骨头上下摆动时,巴克才为自己的轻率获得了第一次认识。从此以后,巴克就回避它瞎了眼的那一面,并一直到它们友谊的结束,再也没有发生过麻烦。索尔莱克斯唯一表面上的野心、抱负,像戴夫一样,就是单独走开。虽然,像巴克以后所学到的,它们每只狗都相对具有(也许是更加生气勃勃的)野心,但索尔莱克斯却不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巴克面临着巨大的睡觉问题。帐篷被蜡烛所照亮,在可怕的旷野中闪着红光。当它很自然地像通常那样走进帐篷时,波罗特和费兰克斯的咒骂夹杂着一些炊食用具向它铺天盖地地丢了过来。它从惊恐中恢复后,可悲地逃到了外面的寒冷之中。冷风刺骨地吹到了它的身上,尤其是恶毒地钻进了它受伤的肩膀里。它躺在雪堆旁试图睡觉,可是不久它就被冻得浑身发抖。怀着凄惨而郁闷的心情,它在众多的帐篷之间徘徊,只发现那些地方一个比一个更冷。到处都有野狗向它冲来,它就一直仰起脖子嚎叫(这它学得很快),它们就不再折磨它,让它走开了。

最后它有了主意,它要返回去看看它的队友们的情形怎么样。使它吃惊的是,它们都不见了。它又一次在这个硕大的营地里徘徊,寻找着它们。它又一次想回到帐篷,它们在帐篷里吗?不,不可能,要不它就不会被赶出来的。那么它们都在哪里呢?带着一一条颓丧低垂的尾巴和一个浑身发抖的身子,巴克极度地绝望。它毫无目标地在帐篷之间兜着圈子。突然它的前腿踩到了一个雪堆陷了下去,有什么在它的脚下蠕动着。巴克一跃而起,竖起毛发吼叫了起来,对脚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十分害怕。可是对方一声友好而小声的吠叫使它又平静了下来,于是它就走过去观察,一股暖气升到了它的鼻孔。那里,蜷缩在雪下舒适的厅子里的是比利。比利悲哀而和解地叫着,慢慢蠕动着,百般扭动着身子表示着它良好的愿望和意图,甚至它还想冒险贿赂和平,用它那温暖潮湿的舌头来舔巴克的脸。

这又是一课,原来它们就是这么睡觉的。巴克十分自信地也选了一个点,故意大惊小怪地、磨磨蹭蹭地、极端费事地为自己挖了一个洞。身体的热量马上填满了那仅有的空间,它躺了下去睡着了。晚上的时间是漫长的、艰难的,它舒适地躺在那里,呼吸均匀,虽然在噩梦中它又吼又叫又乱动。

营地里嘈杂的吵闹声把它惊醒,起先它不知在什么地方。下了一夜雪,它完全被埋了起来。四周的雪墙向它挤来,汹涌澎湃的恐怖之浪很快打遍了它的全身——这是一种对荒野之中充满了陷阱和圈套的恐怖。这是一个征兆。于是,它命令它的整个生命全部贯穿到它的忍耐、坚韧之中去。因为它是一条有文明意识的狗,一条非常文明化了的狗,它的生活经历里根本没有什么陷阱、圈

